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
第二十九回 入廣州翻逢舊友 去興國代了官司

卻說盧大團同何是仁跨上了划子船，看準大團的船，已離關一尺，冷笑一聲，對那簽子手說道：「你還說他沒有漏稅，這不是船已過了關麼？你們莫非得了賄，替他隱瞞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氣憤憤的跳上大團的船，約莫看看貨色，要他二萬銀子，又道：「你船只過得一尺，所以只罰二萬兩，要離了三尺，足足要罰六萬哩。」大團明知此關難過，好容易和他商量，簽子手又從中做好做歹，總算便宜，出到一萬二千銀子，寫了關單。大團索性把船停在香港，獨自一個搭渡船進省，尋訪家眷下落，及平時幾個熟人，誰知都出門去了，沒一處可以訪問。踱到廣府前，忽見一個西裝大漢，撲面走來，很覺面善，凝神一想道：「這人是黎浪夫，不錯不錯。」趕緊喚他，浪夫回轉頭來道：「你莫非是大團老弟麼？」大團道：「正是！黎大哥，你從那裡來？」大團（浪夫）道：「你到我寓處細談罷。」大團跟他到了寓處，瞥見寧孫謀、魏淡然一班人，都在那裡談天。大團一一廝見，不由得分外詫異道：「寧兄和魏兄，如何都聚在這裡，有何尊幹？」浪夫道：「原來盧賢弟一些不知，如今南洋大臣方總督，奉了上諭，改定立憲政體，只因幕內沒人考究這些學問，他朋友韓康伯先生上條陳，找回我們替他參贊，一俟酌定章程出奏後，還要保舉我們，將功折罪。功呢，我們也不貪，罪呢，我們也不怕，只是這樁事，是為四百兆同胞起見，不能不去一趟。」大團道：「依我愚見，還是不去為是，恐怕憲法改不成，又弄成什麼黨人之獄，倒不是玩的。我們賈大哥，不費一餉，不勞一兵，唾手得了仙人島，五百個人，成一團體，就如當年的田橫一般，如今全島的人，沒一個不進學堂，沒一個不愛國，真是人人有自由的權利。況且農工各藝，次第開創，礦苗也旺，珍寶尤其多的很，將來還想練成海軍陸軍，乘著機會，規取鄰島，步英吉利的後塵。這般極好的殖民世界，諸兄何不同小弟去做些事業？」孫謀道：「我的志向只在本國，總想整頓他好，蠶蟲集苦，人各有志的。」淡然道：「大團兄所言也是，但我看方帥這番整頓，出自內庭主意，事尚可為，如有意外之變，我們不妨以仙島為退步，諸兄以為何如？」浪夫、孫謀一齊點頭稱是，就與大團相約，將船泊在上海港外，候他們三個月沒得信息，便不來了。大團唯唯答應，當晚住了一宿。次早大團辭別眾人，找到肇慶府去，果然遇著他的表弟，指引他找著家眷，同上輪船，直駛上海。大團把貨用駁船運到棧房，誰知大團的貨，既廉且美，不到數日，消得罄盡。大團放心，同蕭子穎到湖北去接希仙家眷，祝、耿二人，把船開出口門外僻港裡等候。

再說盧蕭兩人，搭上江寬輪船前往漢口，說不盡心中高興，看看那一路山雄水秀，蕭子穎只是做詩，盧大團只是飲酒。大團道：「你們做詩的人，不會吃酒，鼓蕩不出豪興來，也覺無味。」子穎道：「你們飲酒的人，不會做詩，要算得肚裡是一團糟的了。我嘗聽說世界上，有大詩豪，沒聽說有大酒豪。」大團道：「我於詩詞上面，雖是外行，然常聽說什麼曹子建七步成吟，李太白斗酒百篇，你要做詩豪，須我喝一盅酒，你做一首詩，我才佩服你。」子穎道：「當真麼？我們今天賭一賭，你吃酒，我做詩便了。」大團應允，二人對坐下來，一個凝神做詩，一個不住飲酒，卻不料一位扒手，早經看肚裡，等輪船將到九江，扒手早從窗子裡，把他們炕上的帳箱取去，及至二人吃完酒，做完詩，子穎要開帳箱取錢買物，立起身來看時，只叫：「哎喲！我們的帳箱沒有了。」大團道：「如何會沒有呢，定是被扒手扒去了。」

原來二人到湖北接賈希仙家眷，來回的川資，都在裡面，因洋錢帶得不便，兌了兩赤金來的，這一失落，不是大受其窘嗎？子穎趕到帳房，托他們設法，那帳房裡的人道：「二位上了船，也沒見你們出房艙一步，如何會失東西？這扒手上了岸，到那裡去找他？我們船上，是不敢得罪他們的，那回放火的事，難道你們沒聽見麼？」子穎碰了這個釘子，只得走回房艙，猛然想道：不妨，我臨走時，只怕路費不夠，又從蔚長厚匯了漢口三百銀子，這張票子，幸虧塞在表袋裡，沒收入帳箱，待我來找找看。當從身邊摸出金錶，正要取票，背後有人劈手一把又奪了去，子穎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急回頭看時，原來大團站在那裡。子穎道：「不要吵，還我表。」大團道：「我幾時拿你的表，休得誣賴人。」子穎面皮都泛白了。大團笑著拉他到房艙裡。將表還他道：「你還說細心，這金燦燦的表，又露在歹人眼裡，苦頭有得吃哩。」子穎道：「你真把我嚇壞了，要失卻這表，我們還到湖北去則甚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掏出一張匯銀的對條來，果然沒有遺失，告知大團道：「我們有這三百銀子，不怕沒錢使用了，放心去罷。」大團道：「我看你這表，足值一千銀子，那表不打緊，嵌的一塊鑽石，卻很值錢。」子穎道：「這是賈島主送我的，我也捨不得賣掉他。」大團道：「我還帶著一顆珍珠，足值八千銀子，這些物件，都是我們島裡的出產，不足為奇的。」

次日到了漢口。二人將行李搬入棧房，子穎去取了銀子，打聽明白了興國州的路程走法，二人卻在武昌漢陽遊覽了好些名勝。次日動身，到了興國州住下，卻不曉得愚村是那一鄉，在州城裡打聽了好幾日，不得信息，還是遇著一個賣菜的，才知道是西鄉。他道：「找是智鄉的人，離愚村只三里路，你跟我到了智鄉，再到愚村，就不遠了。」二人唯唯答應。當下一路同行，到得智鄉，果然人物俊秀，那賈府少爺高中幾名的報單，家家貼滿。大團對子穎道：「不愧名為智鄉，你看一鄉好多的秀才。」子穎大笑。那賣菜的指引他們到愚村去的路，各自走開，二人依著路走了三里，果然前面一座村莊，見些男男女女，都是皮色焦黃，沒一毫秀氣的。走過了好幾家門面，也沒見過一張報條。子穎道：「原來其愚在此，那題這兩個村名的人，倒也很有意思。」二人到處訪問賈守拙，都回言不知道。原來村民只知他是賈老拙，不知道他名守拙。最後走到一家，聽得啣啣之聲。子穎道：「原來是個書房，我們進去探問探問。」踱進大門，一部水車擋路，二人只得把他移開些，然後走入裡面。誰知只兩間屋，外間有個老太婆，在那裡紡棉花，裡間便是書房，有七八個小學生，讀些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等類，中間桌上，坐著一位老者，一部白鬚鬚，垂到胸間，滿面皺紋，就如凍梨一般。見二人進來，撐著拐杖，勉強站起來招呼，隨即坐下道：「怨老漢年老，起立不便。」二人坐下，問起姓名，那老先生答道：「在下姓稽，名老古，今年九〇一歲了。」大團暗想：這姓名很熟，記得賈大哥對我說過的，便問他道：「貴村有位賈守拙先生，老先生知道不知道？」老古道：「那是我的親家好友，你問他怎的？」大團道：「是他的兒子賈希仙托我帶個口信，有話要當面說。」老古道：「不須提起，他遭的禍事不淺，如今押在監裡。」大團驚道：「他遭了什麼禍事？」

原來賈守拙自從希仙一去不回，心中不勝記掛，他那第二個兒子，又沒出息，成日的在街鎮上閒遊，吃酒抽煙，嫖婬子賭錢，沒一樁壞事不曾做到。守拙被他鬧得沒法，就替他成了家，分開居住，將田產劈分兩半，交給他一半過活，自己兩口兒，僱了長工種田度日。他這兒子，如何肯耐種田，見老子僱了長工，他也僱工代種，自己依然在外面閒蕩，起先還混得過，後來揮霍太多了，拖下無數空子，只得與妻子商議，賣了三畝田把來還帳。不到兩年光景，田都賣完工，那班朋友也不理他。他夫妻二人，弄得沒飯吃，又來找著老子。守拙訓斥了一頓，收下媳婦和孫子，把他逐出。他兒子就在外面做些沒本錢的生涯，東偷西摸，被馬快捉住兩次，吃了無數苦頭，偏偏沒死，放了出來。始終闖了大禍，把一個賭友打死，他卻逃走他方，那家告到當官，出票拿人，守拙這時年已八〇多歲了，在家含飴弄孫，忽見差人拿了火票到門，吃了一驚，差人因上回的事，是認得守拙的了，便道：「老哥，你不免又要到州裡走走去。」守拙道：「頭兒，我又犯了什麼事？差人道：「你兒子打死了人，逃走了，須得你去頂替頂替。」守拙道：「我的青天爺，那有兒子犯罪，老子頂罪的，況且我這兒子，業經逐出，鄰舍都知道的，頭兒你拿不著犯人，犯不著和我開心。」差人大怒道：「你倒會說，大老爺只知道他是你的兒子，逃走了，須在你身上要人，有話和大老爺講去。」一根鐵索，套上脖子，拖著便走。守拙氣極了，幸虧是第二次上公堂，膽壯許多，當時見了州裡大老爺，把逐出兒子的事，一一稟過，叩求釋放。州裡為著人命大事，只怕兇犯提不到，有處分的，不由分說，把守拙收在監裡，著他身上要人。守拙第一次進監，卻不曉得監中規矩，沒帶錢進去，餓了一夜，禁卒等為他年老，恐怕逼死了他，倒不穩便，所以不來難為他。幸虧妻子送到錢來，守拙方有飯吃。一住監中半年，弄得田都賣完，看看命在垂危了，恰好大團來找他，問稽老古守拙遭的甚事？老古說了備細。

大團、子穎趕緊到了城裡，找著守拙的妻子，領到監裡，見了守拙，叫他不要著急，你的兒子希仙，做了大官，特差我們來接你，守拙抬開眼，認了認盧、蕭二人，便道：「二位何人，我兒子怎會做官？」盧、蕭二人把姓名告知，只希仙做島主的話，不便

細說，支吾過去，連忙退出。就在城裡訪著一位訟師，姓李名藻壁，外號豆腐白酒，為他窮得不耐煩，一天有人請他吃了一碗燒豆腐，三杯白酒，他就肯替那人做下一張呈子，打了贏官司，所以得著這個雅號。大圓、子穎同到他家叩門，有個女人聲口問道：「那個？」大圓道：「李先生在家麼？」他又應道：「還沒起來哩，你到太陽落下去的時候，在衙門前一片徐老虎的煙鋪上會他罷。」二人只得唯唯而去。到得太陽將盡，二人趕忙找到這徐老虎家。

原來徐老虎是一個胖子，腆著肚皮，在那裡秤煙，二人見鋪上橫七豎八，躺的都是些差人皂隸等類，一片喧嘈，談的都是衙門裡事，只不知那個是李先生，只得問徐老虎道：「李藻壁先生，來沒有？」老虎道：「沒來，二位請開個鋪，等他便了，不久就來的。」子穎道：「他來時，望招呼我們一聲，我們有事托他，只是聞名還未見面的。」老虎答應了，二人只得橫在鋪上，等了一會，子穎只覺頭額上奇癢難熬，翻過枕頭一看，只見那臭蟲一堆一堆的聚在枕縫裡，子穎跳了起來，大圓見此光景，也不敢躺了。

兩人坐等一會，果見來了一個人，麻臉尖腮，穿件魚白竹布大衫，滿身的煙漬，手中捧枝水煙袋，吸著青條煙，惡氣撲人，二人料定是李先生來了。果然老虎來招呼，三人見面，李先生道：「早起失迎失迎，貴姓大名，找在下甚事？」盧、蕭二人，把姓名道了，趁勢說道：「我們找個酒店，先吃兩杯再談。我們久仰先生的大名，特地過來請教的。」藻壁道：「不敢不敢，兄弟是癮發了，先吸兩口，再當奉陪。」二人見他躺下呼呼吸了四簍煙，足有一個時辰，這才懶洋洋的道：「承二位相邀，只得同去走走。」二人替他惠過煙帳，同上酒樓，二人見沒人在旁，這才把賈守拙的事提起，藻壁道：「這事本沒難處，他要早些請教我，何消今日，早已出監了。」大圓道：「正是，先生有甚方法？」藻壁附耳道：「苦主家裡，只有一個老婆，一個兒子，族中又沒甚人，只消花幾文錢，叫他具呈州裡，情願緩追兇手，我們保出賈老拙，不是了結了麼？」盧、蕭二人聽了大喜。正是：

使出神通錢買命，放開手段筆如刀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